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入歐不脫亞？當代思想史中「日本主義」的可能性

Join Europe, Keep Asia? The Emergence of Japanism in the History of Thoughts

doi:10.30390/ISC.201004/SP_49.0002

問題與研究, 49, 2010

Issues & Studies, 49, 2010

作者/Author：黃佳甯(Chia-Ning Huang);石之瑜(Chih-Yu Shih)

頁數/Page：15-44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10/04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30390/ISC.201004/SP_49.0002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airiti

入歐不脫亞？ 當代思想史中「日本主義」的可能性*

黃 佳 甯

(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外交研究所博士生)

石 之 瑜

(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摘 要

近代日本思想界總是企圖避免採用會凸顯日本的概念，一方面是對日本身在世界面前缺乏信心，二方面是身在亞洲面前會引發鄰國的猜忌。然而，在日本無法整合亞洲，但又對歐美強權追求和平的誠意與能力感到不足的時候，以日本作為一種有別於西方的和平主義身分，並不會引起亞洲的反彈或西方的排斥。本文以下刻意違反日本思想史習慣而提出的日本主義，其內涵是繞過亞洲，直接以日本作為世界性的國家，貢獻於世界性的形成，並以日本是世界上最具有資格談和平與中立的民族，來反思西方、亞洲乃至於中國所代表的意義。日本主義不是任何學派提出的具體思想立場，而是尋求以日本直接面對世界的一種思維態勢，其背景在於歐洲接受日本為平等之一員，但歐洲不能充分提供完成世界性與普遍性理想的制度或政策出路，因此日本可以有獨特的貢獻，並且可以充滿信心的積極貢獻。本文蒐羅這種思想取向的各種蛛絲馬跡，名之為日本主義。

關鍵詞：日本主義、日本近代思想、北歐模式、中國

* * *

壹、日本亞洲論述中的歐洲性

21 世紀的日本國際關係學界出現所謂日本學派的呼聲，從歐洲學成返國任教的若

* 本文之研究由台灣大學社會科學院「中國大陸研究中心」、政治學系「中國大陸暨兩岸關係教學研究中心」與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思想與中國」計劃之補助。

干新銳學者，期盼與國際關係中有歷史地位的英國學派（English School）並列，且受到英國學派學者的鼓勵。^①其中池田丈佑特別提出日本思想界對國際社會想像中的一種特殊脈絡，亦即與英國學派一樣關心國際社會（society）的性質與國際秩序（order）的維護之外，另外還關心日本作為民族國家的自足空間（autonomy）如何維持，並認為這樣的關切是處在殖民地國與被殖民國家之間日本獨有的關切。除了企圖從中找尋戰後日本於國際社會立足的基礎與方式，並提供日本學界更多元的想像空間。這個在 21 世紀濫觴的對日本特點的探究，毋寧是出自對日本與歐洲的歷史關係反思。

日本近代思想史上主要的問題，是如何處理歐洲性與亞洲性的問題。可以根據思想家心目中對歐洲的評價與歐洲對日本的態度，進而延伸出四種日本對亞洲的可能態度。這樣的分類是從思想家對歐洲的情感傾向出發，不是以思想內涵或邏輯來歸類，只要情感傾向相同，不同思想之間的轉換並不困難，若情感傾向不同，即使思想雷同，仍難以類聚。如此，過去認為立場看似不同的思想家可能反而歸於一類，目的是強調思想帶來的情感效果，而不是思想家完成推論的過程。

第一種可能性可名之為「興亞論者」，如曾根俊虎、勝海舟、吉野作造或岡倉天心，即認為歐洲具有普遍性，但是歐洲不接受日本是平等的一員，因此必須聯合並振興亞洲。第二種可能性是耳熟能詳的「脫亞入歐論者」，一般以福澤諭吉為代表，未必允當，無論如何他說屬明六社可為代表，即是認為歐洲具有普遍性，且歐洲接受日本為平等的一員，所以日本應該與亞洲之惡鄰斷絕關係。第三種可能性可名之為「教訓論者」，如德富蘇峰、北一輝、宮崎滔天或竹內好即認為歐洲不具備普遍性，且歐洲不接受日本為平等之一員，因此日本必須聯合亞洲向歐洲證明亞洲代表普遍性。第四種可能性是認為歐洲不具備普遍性，但是接受日本為平等之一員，而這樣的可能性似乎沒有任何思想史上的大家或立場屬之。本文的目的是再蒐集第四種可能性正在出現的蛛絲馬跡，並名之為「日本主義」。（四種處理歐洲性的可能組合見表 1）

表 1 日本亞洲論述中的歐洲性

歐洲自身 歐對日態度	歐洲具有普遍性	歐洲不充分
不感覺日本被接受	興亞論	教訓論
感覺日本被接受	脫亞入歐論	日本主義

教訓論的氛圍瀰漫於戰前的昭和年間，直至戰敗前，時刻不斷地於日本每個角落

註① 系列名稱為，Is There a Japanese IR?: Seeking an Academic Bridge through Japan's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frasian Centre for Peace and Development Studies*, Research Series 5 (Otsu City: Ryukoku University, 2008)。其中包含四篇論文，分別是 Josuke Ikeda, "Japanese Vis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A Historical Exploration;" Tomoya Kamino, "The Twenty Years' Crisis, 1919-1939: An Introduction of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Japan;" Shiro Sato, "Utopianism vs. Realism in Japanese IR?: The Great Debate between Yoshikazu Sakamoto and Masataka Kosaka;" Kosuke Shimizu, "Cultur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Why Do Japan's IR Focus on the Their Dimension?"

流竄，在「大東亞共榮圈」、「滿州國」等有關言論與實際的治理中，皆能見到相關論述。然而到 1945 年，如此的論述隨著美國於長崎及廣島兩地投下原子彈，日本宣告戰敗之時面臨土崩瓦解，隨之而來的是一連串的反省與自覺，於是如「日本在戰時所追求的理想是正確的嗎？」、「日本從明治維新以降的努力只是爲了今天這樣的結果嗎？」等問題接踵而來。面對戰敗，既有的精神與思想似乎銷聲匿跡，並另外激發出不同以往的視野，追求和平民族主義、省思日本固有思想，以「反省過往」視角重新看待中國及其他亞洲等國，逐漸與揮之不去的亞洲主義及暫時隱匿的右翼思想，共同成爲當時思想界的選項之一。

戰後不論是學界抑或是大眾看待亞洲與世界的觀點，因受戰敗之衝擊而有所轉變，進而造成思想界的急劇變化，除了社會主義思想復甦，在反日美安保條約之後，和平主義及反核運動得以大鳴大放，成爲獨立的思潮。可說戰後初期至 20 世紀 60 年代的「和平民主主義」是在內容及形態上表現得最典型和最完整的社會思潮。^②日本的和平主義及民主主義運動於戰後蓬勃發展，連帶對中國的認識亦產生轉變。這樣的和平主義雖無獨立的思想系譜或傑出傳世的先驅，但逐漸試圖嶄露頭角，彌補了歐美的國際權力政治，超越了亞洲的戰爭責任，讓日本成爲真正唯一具有世界性的國家，姑且命名爲日本主義。(四種歐洲性的實踐見表 2)

表 2 日本亞洲論述中各種歐洲性的實踐

歐洲自身 歐對日態度	歐洲具有普遍性	歐洲不充分
不感覺日本被接受	團結亞洲自保	整合獨占亞洲以對抗
感覺日本被接受	殖民亞洲	和平人權中立安全

所謂日本主義，並不是近代日本思想界慣用的概念，事實上，日本思想界總是企圖避免採用會凸顯日本的概念，一方面是在世界面前對日本缺乏信心，二方面是在亞洲面前引發鄰國的猜忌。然而，在日本無法整合亞洲，但又對歐美強權追求和平的誠意與能力感到懷疑的時候，以日本做爲一種有別於西方的和平主義方法，並不會引起亞洲的反彈或西方的排斥。本章以下刻意違反日本思想史習慣而提出的日本主義，其內涵是繞過亞洲，直接以日本作爲世界性的國家，貢獻於世界性的形成，並以日本是世界上最有資格談和平與中立的民族，來反思亞洲、西方乃至於中國所代表的意義。

日本主義與右翼保守思想雖然共同回歸到日本的本身，但後者是排他性的，旨在重建日本民族的信心；前者是開放性的，已經具備坦然面對自己與世界的信心。如此以和平人道爲訴求的日本主義，又可以分爲官方與民間兩方面。官方所表現的主要是參與聯合國的維和行動以及對國際發展與和平的貢獻，雖然看似積極，但相當程度是在盱衡國際形勢之後的因應措施；在民間則是推動世界性的和平運動，是由屬於社會

註② 紀廷許（現任北京旅遊學院日語旅遊文化系主任等職），《現代日本社會與社會思潮》（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 年），頁 2。

內在省思形成的思想力量所驅動。

貳、和平與反核

1945 年日本承受了原子彈攻擊的無比傷害宣告戰敗，隨即美國以占領者之姿降臨日本施行統治，如此結果衝擊整體日本思想命脈，而戰敗造成戰後幾年（約 1945-1948）內日本學界的不振與衰敗；^③而亦是這樣的衝擊造成日本思想界出現重新省思對世界的態度，尤其是思考與亞洲的關係，和平運動便是應運而生的產物。約翰·道爾（John W. Dower）形容戰後半個世紀以來日本最偉大的祈禱語是和平與民主，其中無論觀念論爭，還是沉重的歷史記憶，都不是日本所獨有的。^④表明日本在承受原子彈轟炸與戰敗衝擊之餘，更藉由外力的激盪來重新省視其固有的政治制度及思想。

日本的和平及反核運動是建立於反戰及反核武的基礎之上，如賀見俊輔指出，逃出都市空襲的日本人在戰後對反戰運動都抱持強烈的道德意識。^⑤換言之，日本和平運動的發起與倡導群體或多或少都會親身經歷戰爭的殘酷，進而從心中產生對戰爭的極大厭惡。自始日本的和平與反核運動就是相輔相成的，雖然未對日本政府及政治產生絕對的牽制，但仍不失為戰後主要社會力量之一。^⑥

日本戰後的社會力量主要可分為兩股：其一為 1947-1948 年左右「和平問題談話會」^⑦所提倡的和平主義活動，主要關切的問題是反對戰爭、反對核子武器等，如 50 年代中後期，若干社會團體已針對戰後的日本社會問題提出和平主義的構想，而丸山眞男亦曾發表過以和平問題為主之篇章，從國際政治角度討論日本戰後和平主義崛起的起因。^⑧紀廷許紀錄了以南原繁、大內兵衛、吉野源三郎、安倍能成、清水幾太郎、中野好夫等人為代表的「和平問題談話會」，於 1950 年 1 月《關於講和問題的聲明》，明確提出日本須「全面媾和、經濟自立、中立不可侵犯、反對向外國提供軍事基地」

註③ 作者受葛兆光教授指教，訪談地點：復旦大學光華樓西主樓 2807 室，時間：06 / 01 / 2009。

註④ 約翰·道爾（John W. Dower）著，胡博譯，*擁抱戰敗*（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 年），頁 12。

註⑤ 鶴見俊輔つるみしゅんすけ（1922-）出生於東京，為日據時代台灣總督府長官後藤新平之外孫，於美國成長留學，1942 年珍珠港事變後才回到日本。1946 年主導創刊*思想之科學*，爾後不侷限學院的範疇，對大眾文化具有獨特視野，並持續批判日本人非理性的思維方式，是戰後日本重要的文化評論家及學者，曾投入反戰運動、著作等身。主要著作有：*美國哲學*、*柳宗悅*、*邊際藝術論*、*戰後日本的大眾文化史*、*鶴見俊輔集*（正，續十七卷、築摩書房）、*戰爭時期日本精神史 1931-1945* 等。介紹資料來源：http://www.ylib.com/search/autri_show.asp?BookNo=2F322，2009.03.23 查閱與 <http://ja.wikipedia.org/wiki/%E9%B6%B4%E8%A6%8B%E4%BF%8A%E8%BC%94>，2009.03.23 查閱；引用段落來自鶴見俊輔著，邱振瑞譯，*戰爭時期日本精神史 1931-1945*（台北：行人出版社，2008 年），頁 237。

註⑥ 孫歌訪談，訪談地點：北京寓所，時間：02/01/2009。

註⑦ 和平問題談話會是日本戰後由學者、作家等聯合發起，針對日本和平主義所作的口述論壇，多半收入於 40-50 年代的*世界雜誌*，同註⑥之訪談。

註⑧ 同註②，頁 104。

的四項「和平原則」。^⑨明確得知此時日本和平主義的宗旨，希冀從戰敗的陰影脫逃而出，且不願受美國或其他同盟國家的政治與軍事占領，讓日本能夠真正成為單一獨立國家，其言論帶有強烈反戰、反占領的意味。

但論者又進一步指出，日本戰後的和平主義卻隱藏著一大缺陷——被害者的心態被刻意擴大了。紀廷許在文學及影視作品中看到，一方面戰爭被害者意識十分強烈，另一方面日本民族對亞洲其他民族的加害意識卻非常漠視。^⑩又如約翰·道爾評論這種只關注「戰敗責任」的實用主義做法，是保守的和自我為中心的，不免使人傾向於占領軍改革者們所期望建立的社會。^⑪依這樣的觀察，日本和平運動其實還是建立於受害者的意識中，對於認真體會日本對亞洲的加害固無助益，但卻符合占領者為日本設想的反極權專制的道路，於是刻意忽略某些心中不願碰觸的死角，希望能藉由這樣的轉變將過往傷痛抹去，抑或是暫時將傷痛忽略。

其二為 60 年代（約 1966 年）越南和平聯盟對和平運動的倡導，而此聯盟主要是為聲援越南的反美戰爭喉舌。當時已然進入美蘇冷戰時代，在共產主義與反共產主義兩股勢力拉扯下，此聯盟卻選擇不依附任何一方，而選擇投入追求日本和平主義為目標努力。由此可看出日本和平主義的特徵——反對任何的戰爭：只要是戰爭，就必然反對；然而這樣的思維是在「反對冷戰」為大框架的基本架構之中。可說如此的出發點間接受到 1947 年的和平運動談話會的影響，最後演變為亞洲主義者，也可說這些亞洲主義者是「世界政府主義」的骨幹。

竹內好、丸山眞男等學者也曾為和平運動付出力量。^⑫此時的和平運動依舊有兩派勢力不相上下，其一是竹內好等學者所屬的體制派，希望藉由世界革命方式來完成和平主義的傳播，而 60 年的安保運動恰如其分的表達了丸山眞男等人所持的此一概念。^⑬其二是藉由文化革命來摧毀國家（此處「國家」為上層階級之意），其次透過整頓軍備來達到國家化，而此派的理想是希冀能藉由最終革命來創造真正屬於平民的日本，且批判竹內好等的理想，如吉本隆明批評體制派過於日本化，從繼承的學院體制上進行批判竹內好等之世界革命理想。^⑭不過，日本的和平運動雖是各有主張，但卻從未脫離戰後反戰反核的初衷。

鶴見俊輔亦曾為日本戰後的和平運動付出心力。但他的方式卻不同以往的日本學者，他選擇從大眾文化著手，竹內好如此形容：「作為戰爭體驗一般化的方法，至今可以認為是有效的，大概是最初的提倡者鶴見俊輔的方法。他的方法是將戰爭體驗和戰

註⑨ 同註②，頁 104。

註⑩ 同註②，頁 124。

註⑪ 同註④，頁 478。

註⑫ 竹內好曾向孫歌本人證實其和平主義立場，同註⑥訪談。

註⑬ 1968 年竹內好曾談起對文革、戰爭及和平的想法，並明確表達此一概念，同註⑤訪談。

註⑭ 吉本隆明，1924（大正 13）年生於東京，為日本近代著名思想家，著有心的現象論等作品；資料來源：<http://www.shinchosha.co.jp/writer/3256/>及 <http://ehesbook.com/shinteki.html>，2009.03.23 查閱。

後體驗『重和』後加以處理。」^⑮其於戰後藉由對日本大眾文化的觀察，歸結出日本戰後的和平活動主要集中於反戰及反核兩大焦點，反戰是因為經歷的二次世界大戰的慘烈犧牲，反核則是以廣島^⑯為中心發起強烈的反核子武器之舉，希冀不再發生任何被核子武器攻擊之情事。由此可知，日本戰後的和平運動焦點主要為反戰及反核，且日本和平主義者最主要的特徵即為，只要是戰爭，不論何種形態，一律反對到底，而如此堅持更是明確地反應在日本的大眾心理中，足見核子攻擊與戰敗的影響是如何深刻。

日本的民主與和平運動的發生，除了來自於戰爭的慘烈與戰敗的衝擊，亦另有時空環境的限制，即美國於戰後的占領及統治。日本除了努力對抗戰敗所帶來的衝擊外，更須面對美國的統治及亞洲各國投來之責難眼光，日本的和平民主運動更是因此水漲船高。換言之，日本的和平運動構築於美國的占領以及該如何面對亞洲的情緒基礎上，因此是一方面在日本可以被西方接受，但二方面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陷入冷戰而顯然不足以處理世界和平的兩種認識下所孕育。因此而仍保有某種以日本為亞洲中心的自主意識，形成以下所謂的日本主義的傾向在內，亦即導致極度高漲的和平民主運動成為日本加入世界，貢獻於人類普遍性的重要機緣。

一旦日本能促成世界超越冷戰，進入普遍和平的境界，日本就等於間接回答了對亞洲的責任問題，也超越了西方追求和平時所面臨的瓶頸。日本和平運動的興起，既是建立在反思並警惕戰爭的心理基礎上，也是思想枷鎖解除後尋求自身利益與安全的必然結果。^⑰換言之，和平民主主義可以說是時序轉換間的產物，亦是日本戰敗後尋求掙脫思想窠臼的途徑之一。

參、國際形勢對日本主義的促進—— 歐美需要日本

戰敗後的日本一改以往侵略主義之堅持，發展民主和平運動，以追求國際和平為內涵來重整日本思想並因應變革及現代化，這與政治上在美蘇兩極對抗之架構下，日本選擇依附美國的做法，看似南轅北轍，但都是在圖求更好的發展與其他國家之間的信任。1952 年，由日本外務大臣岡崎勝男本提出申請加入聯合國，申請文內容為日本人民渴望參與聯合國事業，一致贊同聯合國目標，日本將盡己所能履行組織之會員義

註⑮ 此處「重和」意指鶴見俊輔將戰時與戰後的體驗融合，從中悟出一套對日本思想的新體驗，並用於描述日本大眾文化的變化等。內文引自：竹內好著，孫歌編，李東木、趙京華、孫歌譯，近代的超克（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5 年），頁 243。

註⑯ 其與長崎在二次世界大戰末（1945 年）遭受美軍核彈空襲，造成近 20 萬人喪生，及後續不可抹滅的生態及生靈浩劫。

註⑰ 同註②，頁 91。

務。^⑮由此可知，日本盡力使世界相信其善意，欲於戰後開拓日本外交的新里程碑。換言之，日本欲透過加入聯合國向世界確認自己未來的和平外交動線；而實踐上，在美蘇兩極對抗下，歐美體認亞洲盟友的重要性，進而務實拉攏日本等亞洲國家共同對抗蘇聯，在戰後聯合國接受日本為會員國之一即為最佳例證。

冷戰過後，鑑於兩次世界大戰之慘痛代價、聯合國人道主義措施及維和部隊的行動，致使國際再度出現大規模戰爭可能性降低，但零星紛爭及天然災害的破壞引起各國學者的關注及進行研究，上野教授即為其中一員。^⑯其專注於研究國際人道主義及相關措施，並認為：「冷戰之後，自然災害、武力紛爭、國境間糾紛等引起世界關注及對人道救援等相關的研究……而通過對人道救援實踐的研究，對和平的貢獻及和平學的發展有著莫大的貢獻及幫助。」^⑰換言之，冷戰過後種種的實踐引起各國學界在國際人道主義及相關實踐方面增添研究頻率，如上野教授透過對國際人道主義及其措施之研究，找尋日本的定位。

日本對國際人道救援之研究始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之時，當時聯合國透過對長崎、廣島兩地伸出援手，該舉動引起日本學界展開研究。冷戰過後，全球化同時帶來進步（信息傳遞、和平交流等）與傷害（恐怖主義、區域威脅等），日本亦重視理論含括的範圍及實踐，如上野教授將兩性交易亦列為國際人道主義表現之一，並表示：「日本對待兩性交易較美國嚴肅的多，在經歷半個世紀後卻遭其批評……雖然日本相關標準尚未健全，在看待此問題卻仍是較美國認真。」^⑱由此便可得知，上野從中帶出立論不同的人道主義，亦顯示日本學界欲傳達不同世界的人道主義，透過對不同議題透露屬於日本式之人道主義，並對其他國家之批評提出抗議。

上野教授認為人道主義出自人性本具有的憐愛及義務思維，而非是出自於同情，該類型可稱之為博愛主義者（philanthropist），但這種情緒卻又在對暴力分子的制裁行動中產生矛盾。^⑲然而人道主義簡單而言是種基於人與人或動物之間存在的普遍關愛之

註⑮ 日本加入聯合國申請函，雲程譯，「Japan's Application for U.N. membership」，網址：<http://tw.myblog.yahoo.com/jw!d6hnhe6aHxhzQj85exApw7mbsw--/article?mid=6587>，2009.03.23 查閱；原文出處：Nihon Gaiko Shuyo Bunsyo Nenpyo, (1), pp. 523~524. *Official Records of UN Security Council Supplement for April, May and June 1952* (1952.06.16), pp. 19~20. 備註：日本最終於1956年12月18日成為聯合國會員國之一。

註⑯ 上野教授目前為日本學術振興會特別研究員（PD）（神戶大學，JSPS Research Fellow），亦隸屬於日本國內多個學術研究單位，如日本平和學會（Peace Studies Association of Japan）、日本國際政治學會（The Japan Association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日本國際政治學會關西例會、日本平和學會關西地區研究會等，主要從事國際關係論（レファレンス）、和平主義、國際人道主義之理論與實務研究，曾撰寫多篇關於人道主義、人道救援等文章，為日本近10年來新銳和平主義年輕研究者。網址：<http://www2.odn.ne.jp/kamino/index.html>。

註⑰ 上野有也，「第5章・人道支援と平和構築」，收錄於池尾靖志編著，*平和学をつくる*（日本：晃洋書房，2009年）。

註⑱ Kamino Tomoya, in Miyoko Tsujimura and Emi Yano (eds.), *Japanese Law and Policy against Human Trafficking* (Tohoku: Tohoku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78.

註⑲ 上野有也，「人道主義の思想的再考：愛の義務と救助の義務」，《日本平和学会報告》，日本平和学会春季大会・分科会・立教大学，2005年6月5日報告（備註：此篇文章為學會報告篇章）。

思想，其中難免存在矛盾，但仍不影響其理論實踐的途徑。由上述可知，歷經戰爭殘酷的日本對現今和平狀態之冀望，忌諱輕啓紛爭或戰端，上野有也或許僅是其學界中人道主義研究者之一，但日本希冀世界秩序和平穩定之心態仍不容置喙。

到了 21 世紀，更興起日本申請成為常任理事國的潮流，日本官方透過積極介入衝突協調、派遣和平部隊施行人道主義活動及申請成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的種種舉動，表示日本願意以身作則參與維和行動，亦盡力扭轉日本之形象，讓日本能在不斷捲入衝突的歐美之外，成為一個維護世界和平行為者。

一、新時代呼喚：日本官方積極介入衝突協調

戰後世界轉變，日本官方的積極性也隨之改變，從一開始完全依附美國到後來積極參與世界事務。日本對外關係整整 100 年來，經歷了戰敗、美國占領、民主化、經濟重建。^②隨著東亞地區政治、經濟和安全環境的急劇變化，冷戰時代建立起來的安全結構已經成為制約地區安全的主要因素。^③而在改變過程中，日本嘗試介入國際事務，世界潮流更對日本發出呼喚，希望日本能積極為世界和平付出努力。換言之，即期望日本能積極介入衝突之協調，以圖世界體系的和平與穩定。

對朝核危機日本官方亦積極介入協調，參與六方會談（six-party talks）即是最佳例證。面對北韓強硬態度，日本亦毫不退讓，即使有人質問題懸而未決，首相安倍晉三仍主張日本與北韓關係正常化，並支援六方會談協定。^④藉由對朝核問題之關切，日本官方在六方會談中積極介入該危機之衝突協調，並遵循六方會談之共識，表達其積極參與國際事務，為世界和平付出心力之寫照。

從上述可知，在冷戰後，全球化及民主主義高漲的時代潮流下，日本政壇固然有朝向民族主義方向的勢力，亦有盱衡國際潮流積極介入衝突協調的政策，畢竟日本理當比世界上其他地方更能明白戰爭的無情與破壞。換言之，日本官方繼承戰後和平運動的宗旨，以人道主義為本，避免衝突的發生，而此改變亦可作為在新時代背景下日本主義的演進紀錄。

二、派遣和平部隊

2003 年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決定派兵協助伊拉克重建，隔年正式派自衛隊進駐伊拉克，為以美國為首的行動提供支援。日本媒體報導時稱此次派遣將成為日本陸上自衛隊的首次「戰時派遣」，並引述石破茂說，自衛隊員此次所擔當的是一次有崇高理想

註② 龐中英，「人民觀察：日本的外交之變」，人民網（北京），2004 年 2 月 11 日，國際版，網址：<http://french.2007afdb.org/BIG5/news/7203/7204/2330842.html>，2009.03.23 查閱。

註③ 吳心伯，「東亞：呼喚新的安全結構」，世界知識（北京），第 4 期（2004 年 4 月），頁 1，網址：<http://qkzz.net/magazine/0583-0176/2004/04/110814.htm>，2009.03.23 查閱。

註④ 曾沂菱編譯，「六方會談北韓承諾凍核，日本反應冷拿人質問題掛勾」，Now News（台北），2007/02/14，國際版：<http://gb.nownews.com:6060/2007/02/14/91-2055613.htm>，2009.03.23 查閱。

的行動：「在伊拉克，人們正期待你們所給與的援手」。^⑥日本官方藉由派遣和平部隊的行動向世界宣告，其不再懷抱侵略意味看待國與國間的關係，也等於向世界宣告未來日本將於人道主義方面付出加倍努力。

在派遣行動付諸實行之前，日本官方於 1992 年 6 月 15 日通過「派遣維和部隊法案」，^⑦表達日本朝向人道主義立場努力之態度，歸勇濤看到日本政府與歐美區隔的意圖，一方面積極參與聯合國維持和平、促進人權的行動，另一方面在人道主義干涉問題上與歐美國家劃清界限。^⑧日本希冀透過如此努力扭轉世界對其之偏差認識，亦表達其欲世界和平之堅持。

但縱使日本表態，其行動仍招致各方批評，指日本除了一直追求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地位外，也加快了擺脫與亞洲國家之間的歷史問題負擔的步伐，諸如向東帝汶派遣和平部隊那樣的表面作為，以此說明日本已經搖身一變為拋棄了帝國主義的歷史的、維護和平、民主和人權的國家。^⑨根據日本和平憲法，日本軍隊只限於進行人道使命。批評者說，日本部隊部署伊拉克違反了和平憲法。日本在二戰後的憲法放棄戰爭。^⑩這些評論剛好凸顯的是，日本表達日本坦然面對世界的願望背後，既有右翼重振的因素意圖，也有日本主義的新態度，兩者均希望不再受到二戰陰影的羈絆，借用國際形勢，轉換日本過往侵略者的形象，一舉將戰後以不作為來確保和平的风格，轉化成介入化解紛爭的主動作為。

因為試圖超越二戰陰影而修改憲法及防衛大綱，積極施行人道主義相關行動等，招致二戰中受創各方的質疑，如澳門日報社論形容：

隨著日本放寬武器出口禁令以及將朝鮮和中國作為潛在威脅，日本進一步偏離了二戰後的和平主義。日本宣稱希望能夠成為正常國家，但它不但一直沒有認真清算自己的軍國主義歷史，還在周邊到處樹立假想敵，新的《防衛計畫大綱》雖重申日本永不威脅其它國家的承諾，但它正暴露了日本的軍事野心。^⑪

但不管日本此舉有無其他隱藏的動機，至少其在走出國門參與世界和平事務的同時，凸顯出歐美國家自身捲入紛爭之中的尷尬，因而不能缺少日本居中之協調或調

註⑥ 英國媒體 BBC，「日本先遣部隊赴伊提供支援」，*BBC online*，2004 年 1 月 16 日 21:32 發布，網址：http://news.bbc.co.uk/1/hi/chinese/news/newsid_3401000/34018872.stm，2009.03.23 查閱。

註⑦ 「1992 年 6 月 15 日 日本通過派遣維和部隊法案」，*中華網*（北京），網址：http://news.china.com/zh_cn/history/photos/11025921/20050614/12401531.html，2009.03.23 查閱。

註⑧ 歸勇濤，「試析日本在人道主義干涉問題上的立場－摘要」，*國際政治研究*（北京），第 1 期（2008 年 1 月），網址：<http://www.cqvip.com/QK/82189X/2008001/26644555.html>，2009.03.23 查閱。

註⑨ 同註⑧。

註⑩ 同註⑧。

註⑪ 「澳門日報：新防衛大綱暴露日本軍事野心」，2004 年 12 月 13 日，網址：<http://french.2007afdb.org/BIG5/guoji/41219/3051414.html>，2009.03.23 查閱，原文轉引自澳門日報社論。

解，身為衝突協調一方的日本主義，在全球化浪潮下以另一種形式出現於世界體系中。

三、申請成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

為表明日本已經準備好重新參與世界和平與人道事務，日本於 2004-2005 年間申請成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之一的呼聲高漲，其亦欲藉此貫徹戰後堅持人道主義之努力，但此舉卻招致多方注意到日本正在追求改變。如美國前國務卿鮑威爾便指出，日本的修憲問題將成為其加入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重要因素：「日本憲法修改與否取決於國民意志。」^②他同時也指出「對於否定交戰權的《憲法》第 9 條的修改應該好好斟酌。」^③換言之，日本富含敵意與宣戰意味的憲法第九條成為聯合國主要考慮因素。

從二戰受害國家角度出發的反對指出，1950、60 年代，日本的民眾，特別是知識界，和平的愛國的聲音，還是占據主流的，可是現在右翼的新軍國主義勢力反而越來越強，^④進而相信各界都會擔心日本直接對世界和平負責的願望是與日本右翼民族主義相通的，因此認為日本在右翼勢力掌控下的政府，是無法勝任聯合國常任理事國之職位。

日本申請成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最終遭聯合國駁回，來自中國的多方評論認為，若是日本不明確面對過往歷史，聯合國便不可能通過日本之請求，換言之，超越二戰侵略者歷史的願望，反而是日本成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的最大阻力。然而這卻是日本在戰後試圖返回國際的作法之一。^⑤但是面對歷史的態度卻是鄰國看待日本的角度，李敬臣評論日本申請入常是「只想當將軍的士兵，並且為實現這一目的而不擇手段的士兵。」^⑥中國的觀察家雖表達肯定日本 10 年來為入常付出的努力，但卻也表明日本須重新省思自我態度才是入常的最佳可能方式。

在全球化的浪潮下，日本官方不斷努力嘗試改變戰時的侵略色彩，通過積極參與國際事務、追隨國際人道主義者之腳步發展，亦努力申請成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之一員，其前提恰恰在於日本已經相信歐美國家對自己高度接受，而自己更能在歐美國家無法取得公信的情況下，介入維持和平與人道。足見日本官方為擺脫過去所付出之努力，終於以發展戰後日本成為真正屬於世界的日本為目標，而不需要透過亞洲主義的

註② 「鮑威爾：日本要成為常任理事國應先修改憲法」，人民網（北京），2004 年 8 月 13 日，網址：<http://french.2007afdb.org/BIG5/guoji/1029/2707886.html>，2009.03.23 查閱。

註③ 「訪北大教授徐勇：日本沒資格成為常任理事國」，新浪新聞中心（北京），2005 年 3 月 31 日，南方週刊人物專訪，網址：<http://news.sina.com.cn/c/2005-03-31/19516254307.shtml>，2009.03.23 查閱。

註④ 金熙德，「日本聯合國外交的定位與演變」，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北京），2005，網址：<http://ijs.cass.cn/files/geren/jinxd/rblhgwj.htm>，2009.03.23 查閱；原文載於世界經濟與政治（2005 年第 5 期）。

註⑤ 李敬臣，「日本入常首先要返常」，反對日本成為常任理事國專題，新華網（北京），2005 年 5 月 8 日，網址：<http://news.sina.com.cn/s/2005-05-08/15425831220s.shtml>，2009.03.23 查閱，原文載於半月談。

仲介才能進入世界，也就不需要如戰前那樣得先規訓或獨占亞洲之後再與歐美爭霸。縱使世界對於日本仍有疑慮，但卻也逐漸相信世界（尤其是歐美國家）需要日本的事實。

四、新福田主義

「福田主義」原由日本首相福田赳夫^{③⑥}提出，而日本新首相福田康夫延續父親理念，加入世界格局之考量，被稱之為「新福田主義」。而新福田主義主要以和平、信賴及對等為三大主軸，如沈明室表示：「現年 71 歲的福田康夫是日本已故前首相福田赳夫的長子，他曾在 2006 年 6 月延續其父『福田主義』的主張，發表『新福田主義』。他擷取『福田主義』中『心與心的交流』作為外交政策的基礎，期望能夠達到建立東亞共同體的目標。」^{③⑦}由此可知該主義是以和平為基調，期望能藉此建立東亞共同體之最終目標。

而李秀石表示：「新福田主義宣示了一個有別於『國際貢獻』與『和平國家』的新國際形象——日本『作為和平合作國家』提供『公共財富』，編織『開放』的『亞太網路』，這些體現國際政治主流價值觀的時尚概念有效地淡化了日本的戰略意圖。」^{③⑧}上述種種皆凸顯日本戰後官方參與世界，歐美亦逐漸體認不能沒有日本之事實。今時今日，多數國家深知戰爭代價高昂而不會輕易挑起，日本更是大力推廣和平運動而重回世界舞台。日本的新福田主義正是新首相以參與世界格局為主，以實踐舊福田主義為輔，創造日本新思維及新價值。

「新福田主義」不從價值層面思考日本價值，如李秀石說：「新福田主義不以『價值觀』選定安全合作夥伴的做法，減輕了政治體制各異、文化多樣性強的亞洲各國對日本的疑慮和警惕。」^{③⑨}由上可知，日本欲以新福田主義與以往的價值外交區隔，以彰顯其在世界格局中的新角色。

肆、日本民間中立、和平與人權的活動

戰後日本百廢待興，和平運動從社會發起與推動，其中創價學會與日本國際交流基金會亞洲中心即是兩個富有代表性的日本社會團體，前者活動較為廣泛，分布遍及

註③⑥ 「福田主義」是福田赳夫擔任日本首相期間，在馬尼拉提出對東亞外交的三個原則，即：日本絕不成為軍事大國，要為世界和平與繁榮奉獻；建立心與心交流的信賴關係；以對等立場為東亞和平與繁榮貢獻己力，日後被稱為「福田三原則」或「福田主義」。資料來源：沈明室，「新福田主義未來發展與影響」，青年日報（台北），2007 年 10 月 10 日，版 4，<http://www.youth.com.tw/db/epaper/es001001/m970514-i.htm>。

註③⑦ 同註③⑥。

註③⑧ 李秀石（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日本室主任），「解讀日本『新福田主義』」，國際問題論壇，秋季號（2008 年），頁 37。

註③⑨ 同註③⑧，頁 37。

世界各地；後者則是專注於資助研究等學術性活動為主。兩個社團對世界和平的投資努力不懈，從社會及文化兩大層面著手，希冀能達至「世界大同」的和平狀態。

一、創價學會

創價學會於 1930 年由牧口常三郎（1871-1944 年）及其弟子戶田城聖（1900-1958 年，學會第二代會長）共同創辦，前身為創價教育學會，使其所信奉的創價教育理念付諸實踐。在這之前，牧口寫下**創價教育學體系叢書**（共計兩卷），藉以表達牧口常三郎的理念：

真正的「價值」，應該從人以及人生的角度來理解的，世間千差萬別的事物，其價值的高低取決於它與「人」這生命體的密切關係的程度，而通過人的努力，將萬事萬物對社會以及人生更加實用和有益，這就是創造。因此，「創造價值」實際上是每一個人使社會得以完善、使人生得到幸福的必要努力。^{④①}

換言之，牧口認為的「價值」不是以金錢衡量，而是一種使人得到幸福的必要努力，而這種努力是生活中不可或缺、藉由人與人的相處而得到增進互補。

創價學會成立於軍國主義猖獗的時代，曾因受到迫害而解散過，戰後學會重新出發，戶田以獅子獨自奮鬥般的「一人立起」精神重建創價學會。^{④②} 1975 年 1 月，來自五十一個國家和地域的創價學會會員代表，在太平洋上的關島召開第一屆世界和平會議。其中，香港亦有代表參加，會上成立了國際創價學會（Soka Gakkai International, SGI），這個以佛法為基調，以和平主義、文化主義和人道主義為三個永遠指針的國際廣宣流布組織。^{④③}從此以後，創價學會以推動世界和平為主要宗旨，國際創價學會的宗旨即為「一個通過個人內心的變革以及對社會的貢獻，積極促進和平、文化與教育的佛教團體。」^{④④}換言之，創價學會不只是宗教團體，更要成為積極促進和平的教育團體。

最終創價學會與佛教因理念不同而選擇分家，有人這樣分析：

創價學會一貫強調日蓮佛法提倡人類平等的教義。那就是，不論僧侶還是在家，人人都可因日蓮佛教而開發佛性。創價學會也強調了入世濟世、為世界和平行動的菩薩精神。反之，日蓮正宗因循守舊，極力主張僧侶在宗教上是仲介，比在家信徒高一等，忘卻了佛教的本來目的及其社會使命。^{④⑤}

創價學會想做的不只是單純的宗教團體，而是真正能為世界和平運動盡心盡力的

註④① 創價學會，<http://www.sokanet.jp/sg/sn/index.html>，2009.03.23 查閱。

註④② 同註④①。

註④③ 同註④①。

註④④ 國際創價學會中文官方網站，網址：http://sgichn.org/cht/resources/resources_cht.html，2009.03.23 查閱及英文官網，網址：<http://www.sgi.org/>，2009.03.23 查閱。

註④⑤ 佚名，「創價學會與日蓮正宗的分裂」，創價學會一爭議背後的真相，網址：<http://sokaissues.info/ch-gb/split-gb.html>，2009.03.23 查閱。

社會團體，而此亦成為日後與日蓮宗分裂的主因。

直至今日，創價學會依然爲了世界和平而不斷努力著。武者小路公秀就指出，其他佛教團體非但不對社會的變革有所貢獻，還存有與社會脫節的作風。創價學會並不隨波逐流，反而提倡構築嶄新的日本。^④而杉浦平明則認為創價學會最大的功勞，在於開發處於社會最低階級的庶民的潛力，助其得以甦生。^⑤創價學會以社會團體之姿大力促進世界和平之事，且深入於日本每一民眾心中，此為創價學會最大之成就。

世界上已有一百九十個國家和地域有創價學會會員活躍其中，而池田國際會長一直提倡不同民族、文化、宗教背景下的交流和對話，風塵僕僕宣傳學會的精神和理念。^⑥創價學會至今仍不斷為世界和平而努力，提倡以交流與對話增進彼此了解，並期望能獲得更多有識之士之認識與協助，共同為世界和平狀態付出心力，提升人類幸福品質。

創價學會亦嘗試於日本政界推動和平主義之舉措，公明黨（New Komeito）^⑦即為最佳例證。從宗教團體到政治團體，該學會始終秉持推動日本和平運動，不論在民間活動，抑或是政策推行方面，皆以和平主義為基礎發展，如在 2007 年對於和平及環境付出之努力^⑧及 2008 年所推動的「宇宙基本法」。^⑨

無論是創價學會還是公明黨，皆秉持以和平主義為基調，成功在日本政壇取得一席之地，更以「世界大同」理念行遍世界，彰顯戰後日本民間在和平運動方面之努力。從最初的宗教團體發展至全世界著名和平主義團體，創價學會以行動證明日本戰後朝向和平發展之付出，亦凸顯日本嘗試以民間力量影響政策之例證。創價學會嘗試從民間影響政府，為日本和平主義投放最大心力。

註④ 佚名，「創價學會的歷史——在日本展開的草根運動」，同註③。武者小路公秀，日本中部大學教授（國際政治、和平學）、日本聯合國大學副校長，此根據其於英語紀錄片“Embattled Buddhists”「鮮為人知的歷史——創價學會的訪談」，美國公共廣播公司於 2003 年播放了該紀錄片。

註⑤ 同註③。杉浦平明，日本社會運動家。原文摘自社會運動家杉浦平明著，*創價學會——民眾的運動*（東京：第三文明社，2002 年）。

註⑥ 同註④。

註⑦ 1964 年 11 月成立，其母體為創價學會。1970 年 6 月時行政教分離。1994 年底以後，為參與日本政界分化改組，該黨分出一部分參加新進黨，新進黨解散後，組成「和平新黨」。未分出去的部分則重組為「公明」。1998 年 11 月 7 日，「和平新黨」和「公明」宣佈合併，並恢復原黨名。1999 年 10 月，公明黨加入自民黨和自由黨的聯合政權，成為執政黨，2000 年 4 月，公明黨、自民黨與保守黨組成聯合政權。該黨基本政策主張總體上仍沿襲了過去公明黨「中道路線」的傳統，堅持穩健的政治路線，提倡和平主義。黨代表為山口那津男。資料來源：公明黨官方網站，<http://www.komei.or.jp/>及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789551.htm> 補充，2009.06.26 查閱。

註⑧ New Komeito in English, “Promoting Peace and Disarmament,” *For the Sake of Peace and Our Environment*, 2007, <http://www.komei.or.jp/en/policy/manifest.html>, 2009.06.26 reading.

註⑨ 公明黨，「ホーム一実績＞宇宙基本法」，公明新聞，2008 年 7 月 29 日，<http://www.komei.or.jp/policy/results/culture/detail/01.html>，2009.06.26 查閱。

二、日本國際交流基金會亞洲中心

日本國際交流基金會亞洲中心為外務省所成立，是推動日本「公眾外交」(public diplomacy)的一環，乃日本「村山內閣」(村山富市首相為社會黨黨魁)時所設置，是半官方的單位。中心創立於 1995 年 10 月，其目的為「日本和亞洲各國之間建立更加密切的關係，在擁有多種文化的亞洲地區，促成一個共同的價值觀。」^{⑤①}主要目標有二：「其一是在亞洲地區通過各階層的對話與交流，增進相互之間的瞭解。其二為推動解決亞洲地區共同性問題的知識交流。」^{⑤②}戰時日本與亞洲地區感情撕裂，直至戰後仍藏有不可言解的仇恨，基金會儼然希望以一己之力促進亞洲和平，進而邁向世界和平狀態。

基金會藉由資助科研成果以完成成立宗旨，如共同研究、調查、研究會、培訓、記錄保存、以文字或音像媒體發表和出版科研成果等。希冀達成地區的深度認識與和平，如其所述：「日本要建立亞洲各國的穩定關係，重要的是加深國內對亞洲的了解。必須接觸亞洲的優秀文化和藝術，通過對亞洲的語言、歷史和社會等方面的綜合了解，以求達成信賴關係。」^{⑤③}藉由日本與亞洲其他成員建立互信基礎，追求地區和平，提昇共創美好前景的可能性。

二戰及冷戰過後，帶給世界之教訓是應重視各地區差異及和平才能真切邁向世界的康莊大道。作為二戰期間受損嚴重的日本及亞洲，更明白地區和平之重要性。「該基金會即是希望能透過對亞洲的科研成果增加日本對其他之認識，並藉此對地區及世界的和平予以投資，期以追求穩定之世界秩序。」^{⑤④}在冷戰後世界秩序重新分配下，亞太地區的安全不論對哪些國家而言，都已是不容忽視的地域，地區和平成為追求世界和平的第一步，而日本國際基金會亞洲中心即是以此為志業，對亞太地區和平大力投資，期望亞太地區維持和平，各國之間保持信賴與友好，最終才能追求世界和平的理想。

三、大阪大學發展研究

戰後日本學界企圖從過去、現在及未來找尋日本新定位之方式，大阪大學即透過該計畫從如教育、文化、科學等各層面找尋定位日本的途徑。“COE Program”始於 2002 年，「該計畫基礎在於運用第三方評估，並且給予研究優先權的國際水平研究中心，以促進回答對世界及國際性問題之最高原則。」^{⑤⑤}換言之，大阪大學欲運用該計畫

註⑤① 日本國際交流基金會亞洲中心，台灣公益資訊中心，<http://www.npo.org.tw/NPOInfo/index3-4h.asp>，2009.03.23 查閱。

註⑤② 同註⑤①。

註⑤③ 同註⑤①。

註⑤④ 同註⑤①。

註⑤⑤ 大阪大學“COE Program”，計畫頁面：<http://www.osaka-u.ac.jp/eng/research/program.html>。

達成兩大目標。其一欲將該校推向世界頂尖大學之列；其二則為日本找尋新定位之契機。透過學術研究為日本主義找尋新詮釋之法，並將其視為該校遵循之最高原則。

該計畫由大阪大學全球合作中心（Global Collaboration Center）發起，以關注日本外交政策發展與探究大阪大學的角色為主要課題。^{⑤⑥}首先關注日本外交政策發展方面，戰後日本努力找尋自我定位，同時也找尋日本與世界相處之道，學術則關注環境變化，如日本與國際合作議題（Japa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gency，簡稱 JICA）、日本外務省（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簡稱 MOFA）等議題皆是該中心關注焦點。然而該中心研究議題並非僅限於政治層面，而是含括經濟、社會、文化、科技等層面，期以更為多元化之方向為日本外交政策提供分析及建議。二者為關注大阪大學之角色。該計畫目的除提供多方面思維於日本外交上，更期望大阪大學能藉此獲得世界大學一席之地，並致力於日本外交學界發光發熱。希冀能從各式各樣的學術活動中，找尋日本新定位與日本參與世界、融入世界，賦予日本主義全新面向。

21 世紀是日本轉變的機會，重新學習與世界相處，尤其是與亞太地區其他成員相處。現今的日本更加重視人權、民主、和平，以全新方式賦予日本主義新面向、新意義，大阪大學全球合作中心研究指出：「人類自然是期望更加美好的未來，它亦提供了安全意識。」^{⑤⑦}換言之，21 世紀日本所追求的不再是以帝國侵略主義思想靠近世界，而以提倡和平、人權的方式融入國際，從上述賦予「人」（human beings）的新意義即可了解。該計畫將日本主義定位於「以人為本」角度，以人權、和平融入日本主義詮釋，透過對各層面進行學術研究給予日本找尋定位之契機，更利用這些方式將日本和平推向全世界。

針對大阪大學全球合作中心所提的 human beings，其涵義帶有人類安全（human security）之意，此方面於日本憲法第九條、第十一條及第九十七條皆有明文規定，其中第十一條【基本人權的享有】及第九十七條【基本人權的本質】，^{⑤⑧}將此涵義表達地淋漓盡致。日本是世界上少數將 human beings 及 human security 兩概念皆列進憲法，並努力實現的國家（加拿大僅將前者列進憲法），由此可見日本朝向和平發展與貫徹規

註⑤⑥ Junji Koizumi, "The Uses of 'Development' in Japan'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Role of Universitie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Reframing Development: Post-development, Globalization, and the Human Condition, April 8-10, 2009, Icho Kaikan, Suita Campus, Osaka University, Japan, p. 1.

註⑤⑦ Yumiko Tokita-Tanabe, "Development as Hope: Towards Ecology of Lif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Reframing Development: Post-development, Globalization, and the Human Condition, Osaka, April 8-10, 2009, p. 1.

註⑤⑧ 日本國憲法，由日本國駐華大使館提供：<http://www.cn.emb-japan.go.jp/fpolicy/kenpo.htm>；第九條【放棄戰爭，否認軍備及交戰權】1.日本國民衷心謀求基於正義與秩序的國際和平，永遠放棄以國權發動的戰爭、武力威脅或武力行使作為解決國際爭端的手段。2.為達到前項目的，不保持陸海空軍及其他戰爭力量。不承認國家的交戰權。第十一條【基本人權的享有】國民享有的一切基本人權不能受到妨礙。本憲法所保障的國民的基本人權，作為不可侵犯的永久權利，現在及將來均賦予國民。第九十七條【基本人權的本質】本憲法對日本國民所保障的基本人權，是人類為爭取自由經過多年努力的成果，這種權利已於過去幾經考驗，被確信為現在及將來國民之不可侵犯之永久權利。

定之決心與毅力。

伍、進入北歐身分的啟示

一、「北歐模式」之啟發

日本自二戰結束以來一直走和平發展的道路，由日本著名記者船橋洋一主編，八名學者合著的日本戰略宣言－以民生大國為目標提出，在和平、發展、人權、環保等領域，日本沿續著和平發展的道路成為一個全球性的民生大國。^{⑤⑩}日本戰後積極推動民主和平運動，努力朝人道主義方向努力。

在世界範疇中，小國成為和平維護的重要力量首推北歐國家，尤其瑞典。「北歐模式」的特徵在於落實平等主義於生活丹麥的「爺大定理 (Janteloven) (又稱「詹特法則」)」最能貼切描述，北歐各國共通的平等主義。北歐人的平等落實在生活細節裡。根源自平等主義，北歐民主政治形成參與、協商、共識的傳統。「我們的教育是訓練人，承擔責任，尋求合作，面對衝突，找到妥協」柯佛解釋。也是在平等的基礎下，北歐的社會有深廣的包容認知。由平等衍生出來的參與、協商、共識、包容、自律和互信，使北歐產生出一種共通的團結定位。這些共通的價值環環相生，脈絡清楚，北歐人因此可以很明確的說，「這是我們的價值，不是民族主義。」^{⑥①}

北歐思想特徵是以平等主義為基礎進而衍生各種相關於平等之政策，該思維深植北歐人民心中，亦使北歐於推動世界和平秩序上不遺餘力。

「北歐模式」最主要特徵為共同富裕，通過實行社會的經濟民主，消除階級差別和一切社會和經濟不平等的現象，讓平等、關心、合作和互助精神貫穿於整個社會。北歐的民主社會主義社會的理想是和諧、民主、和平、公正、穩定、繁榮、文明。^{⑥②}然而成功的「北歐模式」是將平等、和平、穩定等概念深植於人人心中，而非單純地「紙上談兵」，日本戰後所興起的和平運動正是希望能達致如此理想狀態，而學界亦正以該方向作為找回日本定位的思考為基礎而不斷嘗試著。

日本於戰後逐漸轉向和平主義方向發展，亦努力於推動新世界秩序方面不遺餘

註⑤ 夏立平，「論新世紀中美日三邊關係」，牛軍主編，中國外交卷（香港：和平圖書有限公司，2006年7月初版），頁368；該文原載於太平洋學報，2004年第1期（該文於2004年完成，收錄於2006中國外交卷一書）。

註⑥① 爺大是1933年丹麥暢銷小說一個逃亡者的足跡中，作者安克賽·森納茂斯虛構的地名。住在爺大的人，總是想方設法貶低別人，這些方法可歸納成十條定理，都在傳達「別以為你比別人強」、「誰也不比別人差」的哲學。而柯佛 (L. Kluver) 是丹麥國會科技顧問執行長。資料來源：佚名，「北歐競爭力驚艷 平等協商包容」，2007年6月11日，網址：<http://tw.myblog.yahoo.com/jw!y5.05HSQFRmJsjeXfB1tkM-/article?mid=3101>，2009.03.23 查閱。

註⑥② 關山，「北歐四國社會模式的見聞與思考」，炎黃春秋（北京），第7期（2007年），頁2。網址：http://qkzz.net/magazine/1003-1170/2007/07/1404420_2.htm，2009.03.23 查閱。

力，前往北歐領導和平研究的日本學者池上雅子、北歐問題研究會等，藉由習取歐洲經驗及對歐洲國家相關問題的研究來思考日本何去何從，亦可視為日本學界應用進入北歐的身分以換得對日本未來狀態的定位思考。

二、以池上雅子 (Masako IKEGAMI) (1961-) 為例

日本戰後朝向人道主義、和平主義方向發展，部分日本新一代學者甚而前往歐洲取經，藉由研究歐洲國家的問題來對日本未來的定位思考，如池上雅子、北歐問題研究會等即是其中例證；^⑫換言之，此類學者藉由親身前往歐洲或是研究歐洲問題學習經驗，並將這些經驗轉作思考日本的未來定位問題。

池上 1961 年出生於東京，後前往歐洲留學學取研究經驗，故同時擁有日本國及與瑞典永久居民資格，深諳日語、英語、中文及瑞典語，獲得國際基督教藝術學院、社會學系及東京大學社會學系博士學位，目前任職於斯德哥爾摩大學亞太研究所及研究中心 (the Center for Pacific Asia Studies, CPAS) 之教授兼所長，亦是明治學院之客座教授。池上雅子為全球政策倡議研究團隊成員之一，^⑬以歐洲經驗為背景來研究亞太地區，著作頗豐，^⑭受到台灣學術界重視，參加包括淡江大學「歐盟與東北亞關係」^⑮系列、中山大學「東亞人文講座」^⑯系列等。

(一) 北歐視角研究

池上雅子以在歐洲學習的背景為基礎，及歐洲視角研究亞洲未來發展，並向瑞典政府的官方或民間單位申請相關研究計畫，如在斯德哥爾摩舉辦「和平的新動議－朝鮮半島的安全會議」(2007)、瑞典外交部支持的「東亞衝突的預防與管理」(2003)、日本文部省的「安全政策與區域安全之比較級樹立信心－以日本與瑞典為例」(1997-2000)等。從前述計畫名稱可以看出兩大層面。一是池上雅子以歐洲為基礎架構，進而衍生對亞洲之新看法，向先進歐洲學取經驗，試圖找尋對亞洲地區未來發展之有利條件，如朝向和平主義發展、減少軍備總量等，為亞洲地區增添更多和平之可能性。

註⑫ 筆者於此欲強調日本學者前往歐洲取經後所產生的概念，無關乎學者所傾向及表達之立場。

註⑬ Masako Ikegami, Policy Expert Member, http://www.gpi-japan.net/english/2007/10/masako_ikegami_policy_expert_m.html, 2009.03.23 查閱。

註⑭ 池上雅子簡介，「全球政策倡議」，http://www.gpi-japan.net/japanese/2007/07/ikegami_masako.html，2009.03.23 查閱。

註⑮ 淡江大學－教育部 96 學年度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國際研究學院主辦，「辦理名師講座－歐盟與東北亞關係」，96 年 12 月 19 日，網址：<http://72.14.235.132/search?q=cache:wO5GBOfJNoYJ:excellent.tku.edu.tw/upload/planresult/20080526100746-961219.doc+%E6%B1%A0%E4%B8%8A%E9%9B%85%E5%AD%90&hl=zh-TW&ct=clnk&cd=3&gl=tw>，2009.03.23 查閱。

註⑯ 中山大學「東亞人文講座」，雅子教授發表兩場演說，“Modern Nation-State Building in Asia: A Hint to avert a National Crisis of Taiwan” (2007.12.20) 及“The Risk of a Cross-Strait Conflict and the International Role for Conflict Prevention” (2007.12.24)；網址：<http://humanitiescenter.nsysu.edu.tw/conference2007.php>，2009.03.23 查閱。

二則回應了歐洲國家的官方單位與民間單位透過種種研究計畫以更加了解的期望。

上述計畫明確表明池上的研究標的為衝突與和平、裁減軍備及其影響等，藉由對北歐／歐洲國家的過往歷史，足以充實日本和平主義之發展。藉由向歐洲官方或民間單位申請計畫來更深入了解歐洲問題，再將這些經驗轉換為研究日本和平主義發展之動力，期望能從歐洲發展的軌跡找尋出屬於日本未來發展的指標。歐洲有過幾次戰爭與分合經驗，深刻體悟和平與人道主義思維的重要性，因此歐洲官方及學術界於這些思維較亞洲了解更深。池上以留學歐洲為經驗，藉歐洲於該方面研究已頗有成績之便，提出對日本戰後新社會發展的願景與展望，希望能找尋日本未來定位。

（二）東北亞與世界

二次大戰結束後，亞洲嘗試學習與世界建立良好關係，然而朝鮮半島的核武問題卻依舊是世界的心腹大患之一。面對 21 世紀以「與各國和平共處」為標的的東北亞該何去何從，更是眾多學者在找尋之答案。池上認為在東北亞地區潛藏著兩個主要的危險即朝鮮半島問題及台灣海峽問題，^⑥歷經冷戰及韓戰後，依舊沒有改變，^⑧但她指出「他們並非不知核武的危險性，只是希望藉由該軍備保護國家利益」。^⑨

池上的特點是採取全球視角面對北韓，而不是拘泥於亞洲或日本的立場，她分別提出五個處理核武的案例說明，即烏克蘭案例（Ukraine Scenario）、伊拉克案例（Iraqi Scenario）、珍珠港（Pearl Harbor）、羅馬尼亞案例（Romanian Scenario）與以色列案例（Israeli scenario）來說明核武對地區，甚或世界和平安全可能帶來之影響或傷害狀況。^⑩藉由歷史上發生於歐洲或世界各地區的案例以說明核武對和平安全之威脅，及其欲透過減少軍備來提升地區安全可能性的想法。池上建議北韓須正視核武可能帶來的各種經濟及軍事安全問題。提倡用國際標準規範定義安全，亦即放棄核武，並視此目標是朝鮮半島問題的最終解決良藥。^⑪

面對日本藉由六方會談（six-party talks，即日本、中國、南北韓、俄羅斯及美國六方）來表達對朝鮮半島問題之關切，池上希冀能創造出「北韓模式」（North Korean model）^⑫來審慎處理核武問題，有鑑於石油利益亦是該區發生衝突的重要因素之一，池上雅子提出「和平使用」（peaceful use）^⑬之願景來塑造該區和平共處的可能性，並緩解日趨緊張的朝鮮半島情勢，提供日本及亞太地區更充足之和平發展可能。

池上於核危機議題上之看法，一為希冀北韓記取歷史所記載之核武威脅之案例，

註⑥ Masako Ikegami, "Japan's Defense Policy under Challenge of Volatile Northeast Asian Security," *Washington Japanese Women's Network* (Stockholm: Stockholm University, 2005), p. 1.

註⑧ *Ibid.*, "North Korean Nuclear Crisis," p. 1.

註⑨ *Ibid.*, p. 2.

註⑩ *Ibid.*, pp. 2~3.

註⑪ *Ibid.*, p. 3.

註⑫ Masako Ikegami, "Asia in Global Security," a paper prepared for the SIRRI 40th Anniversary "Global Powers, Global Threats," Stockholm, December 13, 2006, pp. 1~2.

註⑬ *Ibid.*, p. 2.

本著維護世界和平之宗旨削減核武擁有量，並嘗試與亞太地區建立和平發展之共同利益機制，以維護各國安全與利益。二為六方會談主要目的是針對朝鮮半島核武去留問題進行商討，並遵循國際標準規範規勸北韓放棄核武，以圖亞太地區安全和平因素。三則是針對石油利益，其提出「和平使用」(peaceful use)之理念，將和平概念融入資源分配上，將和平主義發揮至極致。池上身在北歐，本著和平主義之概念，提出東北亞與世界相處之道，貫徹共享和平與安全概念，塑造戰後全新的東北亞及日本形象。

(三) 中國－亞洲與世界

時代曾有一封面標題「中國：一個新王朝的開端」，^④內文表明了 21 世紀將是中國的世界，亞洲時報亦有「21 世紀：一個有中國特色的世紀」，^⑤明確表達中國努力崛起的事實，然而是否為「和平」崛起卻是眾說紛紜，未有確切之論述。通常將「中國和平崛起論」與「中國威脅論」兩者相提並論，因為和平與威脅僅一線之隔；若與中國關係密切則傾向支持和平崛起，相反則傾向中國威脅論。

對此，池上表示，中國崛起的明顯證據在於經濟及軍事力量的成長。然而隨著中國自信心的增加，超級大國主義與強烈的愛國主義也隨之水漲船高。^⑥中國崛起已勢不可擋，並倚靠強大的經濟實力及逐漸上升的軍事實力為後盾，然而隨著國力增強所附帶的自我膨脹感卻是池上教授最為擔心者。此擔心除了隱含對日本國家利益之擔憂外，更擔心中國產生有礙區域或世界和平之舉，亦即為「中國威脅論」之理論基礎。換言之，池上雅子承認中國崛起之事實，卻也提出其隱憂：若是中國朝超級大國主義或強大愛國主義方向發展，恐對亞太地區安全，甚或世界和平與安全造成威脅。

對於有中國崛起之後的亞洲該如何與世界相處，則需看中國以何種方式崛起。池上認為中國的崛起可說是另一種霸權的轉移，若處理不當，將會如同歷史上之霸權主義國家為所欲為般對世界秩序產生莫大影響。^⑦池上採用現實主義的謹慎態度，縱使中國與中亞、東亞維持友好關係等，對潛在衝突與全球戰略亦不能掉以輕心。^⑧換言之，池上雅子對中國崛起沒有特別傾向和平或威脅論，而是從世界秩序及和平發展上看待中國的轉變，希冀中國能站在維護世界平和狀態下發展；此外亦對中國崛起後、面對亞洲及世界的法則提出建言，期望別重蹈霸權主義之覆轍，引起再次的世界性紛爭，破壞維持已有時日的平和秩序。

中國崛起銳不可擋，但是崛起後該如何與鄰近地區相處與維持區域和平及世界秩

註④ 「美國時代封面文章：中國將和平崛起（全文）」，新浪（北京），全球新聞，2007 年 1 月 21 日：<http://gb.news.sina.com/w/2007-01-22/112712104834.shtml>，2009.03.23 查閱。

註⑤ 高大偉（David Gosset），晏陽譯，「21 世紀：一個有中國特色的世紀」，亞洲時報在線（上海），2007，http://www.atchinese.com/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42229&Itemid=110，2009.03.23 查閱。（註：作者高大偉是中歐國際工商學院「中歐文苑」主任、「歐中論壇」的創建者。）

註⑥ 同註④，頁 4。

註⑦ 同註④，頁 4。

註⑧ 同註④，頁 5。

序是各國學者對中國之疑慮，池上提出中國須多注意與鄰近地區之和平發展之可能性，勿演變為下一個霸權主義國家。面對 21 世紀亞太安全之新舉措，池上以裁減軍備等議題於和平研究所廣島大學科學專題討論會^⑦發表並和參與學者交換意見，該研究所及其所舉行之討論會內容皆以和平主義為基礎。池上認為裁減軍備是創造和平契機的優先條件，維持和平的必要條件則是以穩定世界秩序為目標，並與他國維持友好關係之狀態，面對中國崛起，池上亦提出須以整體亞太安全為優先目標，期望亞洲維持和平穩定之發展，擔憂並非對於中國本身，而是其崛起之勢將對亞太安全帶來何影響。

將池上雅子的分析總結為以下幾點：1.善用北歐的地位引進全球視角看待日本及亞洲，運用過往經驗找尋日本與亞洲未來發展方向。2.須正視朝鮮半島日趨緊張之情勢，善用區域合作資源提升衝突解決可能性。3.中國崛起已成定局，但仍須對區域及世界戰略注意，避免另一個霸權主義國家的產生。4.強調和平主義發展之重要性，並以區域安全為研究基礎，以提升整體狀態為最終追求。池上之所有概念皆以和平主義、全球策略兩大主軸貫穿，認為不論誰都應對世界秩序付出心力，並盡力為維持世界和平秩序而行動，如裁減軍備、放棄核武等，同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

二、北歐問題研究會^⑧

池上在北歐，北歐問題研究會則在日本。近年來以研究北歐問題為主的日本研究會逐漸浮出檯面，除了藉此增進對歐洲／北歐地區了解外，更是為日本找尋重新定位之機會。北歐問題研究會初以研究芬蘭問題為主，北歐國家問題為輔，由津田塾大學主持而成，研究議題分為三大部分：「從歷史看芬蘭」、「芬蘭的社會與文化」及「與東亞的交流」。

津田塾大學於 2009 年 5 月展開對芬蘭入門的講座，為期 3 個學期，講演內容為對芬蘭從文化、社會、歷史以及和日本的關係等多樣角度來解說和交流意見。主講人則是由認識芬蘭的 44 章的數名作者（百瀨宏、石野裕子編，明石書店）擔任主講人。認識芬蘭的 44 章主講者希望日本學者擺脫日本自身的視角來認識芬蘭，進而理解芬蘭、關心芬蘭：

日本對芬蘭不太了解，很多人會問研究芬蘭有何用處，即使一直以來與當地交流，但卻只以自己關心的議題為主，發展各自的芬蘭圖像。在這樣的背景下進行芬蘭學的授課，希望有助於聽講者對於芬蘭的認識寄予關心。^⑨

該研究會對波羅的海地區（balto）的研究，例會研究議題：「在瑞典『移民的安全

註⑦ 「和平研究所廣島大學科學專題討論會」（<http://home.hiroshima-u.ac.jp/heiwa/esympo.html>，2009.03.23 查閱），一個以二戰廣島為核彈攻擊地為背景，深入探討和平主義之發展之機構，並定時舉辦相關會議。

註⑧ 「北歐問題研究會」（<http://baltoscandinavia.blog85.fc2.com/>，2009.03.23 查閱）。

註⑨ 同前註。

保障化』的歷史過程－從人種生物學到「FRA 法」、「Faroe 群島插曲（1940 年 6 月 20 日：在 Faroe 群島仰賴英國艦隊的瑞典驅逐艦拿捕事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下，瑞典的中立政策危機和其如何克服此局面」。^⑧研究芬蘭／北歐問題或許可以當成日本學界對自我定位之反射，藉由對芬蘭／北歐問題的關注同時亦對日本定位自發深省。其中反映日本於戰後努力轉變自我，嘗試積極參與國際事務，試圖擺脫過往大國中心主義所帶來之負面形象。

對日本學界來說，找尋日本未來定位是當務之急。透過對北歐問題的研究，日本企圖從中找尋借鏡；透過對北歐問題的了解重建自我信心；透過對北歐問題的深入探討，學習參與國際事務。換言之，研究北歐問題可是說日本轉變之新媒介，並由此尋找失落已久的自我，更是為自我找尋未來適合之定位。

陸、日本主義面對中國的做法

雖然日本主義並非有系統的思想或形成的學派，但是以日本直接進入世界負責和平與人道的推動，不需透過亞洲，也不需依附於歐美，已經是官方與民間皆存在一種理解與所分享的願望。這樣隱然的日本主義縱然對中國尚未形成有系統的看法，但對中國零星的介入與認識仍值得蒐集。其中，創價學會不僅致力於世界和平運動之投資，多年來亦關心中日關係的發展，藉訪問團的相互來訪、舉辦論壇、參與中國社會事務等增進對中國之了解，希冀讓日本能更了解中國。適逢冷戰過後，日本不能再將中國以單純國家視之，而是必須以東亞的整體發展看待，面對中日關係的發展亦不能再將中國視為敵人，故開始產生新時代的省思。二十一世紀伊始，中國崛起的氣氛甚囂塵上，究竟是「中國『崛起』還是中國『威脅』？」、「『圍堵』中國還是『友好』中國？」等種種議題，日本主義自不盡相同於教訓主義、歐化主義或興亞主義。同理，對於中國人權發展的關注亦然。冷戰過後日本各界對中國認識的轉換，日本主義的影響力逐漸增強。

一、創價學會在中國的活動

創價學會除致力投資於世界和平活動外，更不遺餘力推動中日友好關係之發展。如 2006 年 7 月 21 日至 28 日日本創價學會訪問團訪華，表達對未來中日友好的期待，陳昊蘇（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會長）接待時說中日邦交已不如從前 1972 年正常化時的情況。^⑨學會會長池田大作表明希望能把「中日友好的接力棒傳承下去，以誠實的

註⑧ 同前註。

註⑨ 「2006 年日本創價學會青年代表團訪華專題報導」，新浪網（北京）2006 年 7 月 21 日-28 日，網址：http://vweb.youth.cn/cms/2006/2006news/06cjsxhqnfh/zxbd/200607/t20060725_343996.htm，2009.03.23 查閱。

心，明朗活潑地與中國人民進行交流，進一步鞏固中日友好的金橋。」^④ 2008 年 5 月 15 日捐助日幣三千萬協助 512 汶川大地震相關賑災工作，以協助災區早日重建。^⑤ 同年 9 月 8 日舉辦第三屆世界中國學論壇，池田以書面發表演講：

本屆論壇以「和衷共濟——中國與世界共存之道」為主題。談到 40 年前發表《日中邦交正常化倡言》的心情，因為深刻認識到中華文明偉大精神遺產的重要，首先日中兩國必須締結友好關係，才能進而架設亞洲和平、世界和平的橋樑。池田會長在結論中呼籲，人類需要去探究由中國和各種文明培育出的「和衷共濟」哲學，努力合作去建設和平共存的人道世界……。^⑥

創價大學（創価大学そうかだいがく Sōka University）創立於 1971 年，多年來致力於教育未來社會之棟樑為目標，更大力推展國際交流活動，中國、香港、澳門、台灣、義大利、英國等皆有其蹤跡。包括二戰後，當中國與日本恢復邦交時，便有 6 名中國學生入讀。有不少的中國大學與創大互派學生進行交換留學，創大更於 2006 年在北京建立辦事處。^⑦ 學校不時邀請與中國有關的人士進行交流。早年創大曾邀請中華人民共和國前總理周恩來訪問。校園中更植有紀念是次訪問的櫻花樹，稱為周櫻。2006 年 4 月 27 日前香港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應邀演講。^⑧

創價學會在中國的活動多采多姿，藉由與各大學的交流、舉辦論壇及參與中國事務等尋求兩國關係正常化，並透過交流使人民互相認識與了解。創價學會面對中國時不存在誰依附誰或誰領導誰的地位問題，認為過往都緣於雙方互相不了解而發生衝突，只要有適當交流就能化解衝突，免除紛爭，其以和平主義是認識中國的主要參照依據，可稱日本主義對中國的新認識之開端。

二、中國人權議題

冷戰後的日本重新看待及認識中國，如藉由關懷日益高漲的中國人權議題來表達對自我的反省，亦是對中國發展的關切，更是對日本研究中國的方式進行反思。

在 2008 年，東京政府發表《中日關於加強交流與合作的聯合聲明》，宣布與中國恢復人權對話，共同社報導：

恢復人權對話由日方率先提出，有分析指出，中方之所以同意，也可能

註④ 同前註。

註⑤ 「創價學會為中國捐獻三千萬日元以作賑災之用」，2008 年 5 月 15 日，同註④，新聞引自國際創價學會中文官方網站：<http://sgichn.org/cht/resources/press080515-cht.html>，2009.03.23 查閱。

註⑥ 「池田會長於第三屆世界中國學論壇發表書面演講」，2008 年 9 月 8 日，（<http://sgichn.org/works/cht/activity2008/080908.html>，2009.03.23 查閱），資料來源：2008 年 9 月 11 日聖教新聞和 9 月 30 日台灣創價學會刊物和樂新聞。池田大作演講全文：<http://sgichn.org/works/cht/others/chinastudy-cht.html>，2009.03.23 查閱。

註⑦ 創價大學，維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8%9B%E4%BB%B7%E5%A4%A7%E5%AD%A6>，2009.03.23 查閱。

註⑧ 同註⑦。

是爲了緩解在西藏問題上的國際壓力。中日兩國政府 1997 年決定設立實務層面的人權對話框架，旨在廣泛磋商兩國乃至國際社會的人權問題。^⑧

近年來中國人權議題因西藏、新疆等邊疆地區民族運動而引起國際高度關切。而日本官方提出關切之餘，更同步思索近年來中日關係降入冰點的因素，如靖國神社參拜問題等都會引起中日雙方關係的緊張，藉由對中國人權議題的關切與建議，日本同時對自我思想及人權問題進行透析。針對中國人權問題，如西藏問題等，日本官方提出關切之餘，亦曾呼籲中國正視西藏等邊疆地區人權問題，並建議對其展開協商談判等行動。日本藉此機會重新認識中國與省思日本固有之思想，並期望能因此化解中日兩國之間累積已久的問題，逐漸化解中日之間的分歧與差異，恢復友好互往的和平關係。

中國政治制度以社會主義爲基礎，處理人權議題迥異於服膺自由主義的日本，日本藉由對該議題之關係除建立與中國可能交流關係外，更是對自我思想及人權工作的反省，融入和平及人道主義對中國人權議題發表關切，盡力塑造日本戰後努力朝向和平主義發展之形象。

三、中國崛起 vs. 中國威脅

池上雅子表示，和平崛起是近年來中國主要戰略關鍵，但在發展中卻亦混和了國際政治認知中，所謂的中國威脅。^⑨隨著中國軍事及經濟實力的不斷上升，學界對所謂「和平崛起」產生疑慮，進而衍生「中國威脅論」，國際政治中多將中國之崛起視爲威脅而非契機。除了軍事及經濟力量外，中國亦努力與鄰近地區發展友好關係、積累軟實力之基礎，意圖成爲亞洲強國之一，進而引起東亞另一強國—日本學界熱烈討論。

然而日本學界對中國崛起如何看待並無一致，批評質疑中不乏日本主義的潛意識，即並不以日本自身的領土安全出發，而是採用從亞太或區域安全的角度，顧慮美中爭霸造成區域不穩定，亦即日本是從某種世界性的位置評估中國崛起。如高木誠一郎認爲中國高速的經濟增長與急劇增加的軍費開支給周邊各國、甚至是世界帶來一些擔心。^⑩但內藤康則表示，日中兩國保持有序的競爭與合作，不僅是自己國家的崛起，更應該是面向整個東亞社會的崛起。他發現，就經濟層面而言，曾經喋喋不休的中國威脅論似乎已靜了下來。但是，另一方面，有一種根深蒂固的輿論，認爲在政治，特

註⑧ 「日本・2000 年中斷至今・中日恢復人權對話」，星洲日報（新加坡），2008 年 5 月 8 日，國際版，網址：<http://www.sinchew.com.my/node/65098>，2009.03.23 查閱。

註⑨ Masako Ikegami, "China's grand strategy of 'peaceful rise'-A prelude to a new Cold War," in Hsin-hung Michael Hsiao and Cheng-yi Lin, *Rise of China: Beijing's Strategies and Implications for the Asia-Pacific* (London: Routledge, 2009), pp. 21~54.

註⑩ 劉姪楠編輯，韓軒、鄭晴、李嫻、周勤報導，「日本擔心中國崛起負面影響 韓國提倡中國機會論」，國際先驅導報，2006，網址：http://bbs.tiexue.net/post2_3243814_1.html。

別是安全保障方面，中國依然是威脅。^⑩不過，日本學界關切中國崛起不會是針對中國入侵日本的領土安全。

日本各界並非都反對中國之崛起，中國崛起帶動亞太地區經貿活動活絡，日本為受益對象之一，然而在政治上軍事支出不斷上升，積極於國際舞台表現卻帶給日本一定程度之恐慌；綜合日本各界認為中國的崛起可分為兩部分，一是經濟上和平崛起，並希冀能建立穩固之友好貿易關係，二則為政治上威脅存在，迫使日本學界在亞太安全維持上提出疑慮，擔憂中國崛起可能帶來亞太地區的安全危機，亦是日本學者提出中國威脅論主要立基，威脅的對象著重於整體亞太安全，而非日本。

柒、結 論

日本戰後努力朝向和平主義發展，主要有兩股勢力：一為 1947-1948 年的和平問題談話會，二為 50-60 年代反越戰聯盟，為日本和平運動奠定穩固基礎，縱使未對日本政治產生絕對影響力，其仍舊為日本戰後重塑形象不可或缺的元素。而冷戰後日本透過積極參與國際事務，如派遣和平部隊、官方單位積極介入衝突協調、官方及非官方的世界交流運動等，增進與各國之間了解與友好程度，以擺脫過往侵略主義之不堪。而非官方單位，如創價學會，以符合學會宗旨之方式為世界和平付出心力，塑造日本「和平使者」雛型，更為達成目標鍥而不捨。

「北歐模式」將和平深植於人心及生活之中，對日本戰後產生啟示，池上雅子（歐洲及北約研究）、北歐問題研究會（北歐國家研究）等藉由對北歐問題研究來找尋日本未來定位之發展方向，善用對歐洲大陸了解來重建日本思想之形象。而池上雅子更透過對北約的中日關係研究來分析未來亞太地區之架構與安全的可能性，並對此提出建言。而「北歐模式」主要啟發在於讓日本認識如何將和平主義貫徹到底，和平、平等深植於各角落的北歐為世界上著名之和平使者，藉由日本自我之民族團結性，朝向世界「和平使者」角色而努力。

中日關係至今仍是學界熱門研究課題。近年來對於中國崛起之趨勢眾說紛紜，至今仍無定論。既有「和平崛起」說法，亦有「存在威脅」說法，中日雙方學者企圖從各式各樣研究中找尋增進中日關係「融冰」之可能性，對此池上雅子表示，日本只有正確對待歷史，採取包括實施民間賠償在內的有效措施，才有可能真正獲得與中國建立信賴關係的必要條件。^⑪中日關係始終無法推展在於對歷史認知的不同，其認為唯有雙方於認知上獲得共識，否則中日之間始終會存在鴻溝而無法跨越。池上亦表示，中

註⑩ 內藤康，劉樟譯，「中國崛起與中日關係」，三位日本學者深談「日本人眼中的中國崛起」：
（http://bbs.tiexue.net/post2_3243814_1.html）；原文引自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世紀中國網
站。

註⑪ 金熙德，「西方關注中日關係」，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北京），http://bic.cass.cn/info/ArcTitle_Show.asp?ID=2130&Title=西方關注中日關係，2009.03.23 查閱。

日安全關係因缺乏相互信任、共同原則及長期戰略合作而處於不穩定狀況。她認為，中國在至少 20 年內並不具備成為威脅的力量，但中國也確實是一個上升中的大國。因此，國際社會應促使未來的中國成為維護和平與穩定的力量。^⑤

日本戰後努力朝向和平及人道主義方向發展，極欲擺脫過往的大東亞主義，二十世紀以降，出現日本學派的國際關係主張，某種不再透過亞洲直接面對世界的日本主義趨勢似乎正在形成，在實踐上則以「與世界和平共處，維護區域安全」為目標。對於中國崛起並非針對國家本身，而是從區域安全為立基，期望中國在發展之餘，更要重視與鄰近地區之關係，共同為亞太區域之和平安全付出心力。不同以往興亞論、脫亞入歐論與教訓論三種亞洲論述之視角，從日本戰後積極參與國際事務出發，並盡力提升「和平使者」角色之可能性，以維護世界和平秩序為目標，而非再次引起世界性糾紛，甚或是再次的世界大戰。

日本主義不是任何學派提出的具體的思想立場，而是尋求以日本直接進入世界的一種思維態勢，其背景在於歐洲乃至於世界均接受日本為平等之一員，但歐洲不能充分提供完成世界性與普遍性理想的制度或政策出路，因此日本可以有獨特的貢獻，並且可以充滿信心的積極貢獻。本文蒐羅這種思想取向的各種蛛絲馬跡，名之為日本主義。

* * *

(收件：98 年 3 月 23 日，接受：98 年 8 月 13 日；責任校對者：莊家梅)

註⑤ 同前註。

Join Europe, Keep Asia? The Emergence of Japanism in the History of Thoughts

Chia-ning Huang

Ph.D.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Peking University

Chih-yu Shih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bstract

Modern history of Japanese thought always avoids the notion of “Japan” as thinkers do not consider Japan a valid identity to be presented to the world led by European civilizations. If Japan were to participate, it could only participate with confidence in the name of Asia. However, this Asia approach resulted in notorious expansionist war in history. After Cold War was over, Japan’s equal partnership in the world alongside European countries has appeared certain. On the other hand, Europeanness has not achieved the spirit of universal humanism. This provides the background for the emergence of a Japan that could participate in and contribute to the enrichment of such a spirit. The following discussion collects those nascent, sporadic pieces of evidence to suggest a possible rise of Japanism, embedded in peace-making, anti-nuclear movement, neutrality as well as human security. This is the first time in the Japanese thought history that Japan stands along in front of the world as a direct participant in the making of universal humanism.

Keywords: Japanism; Japanese modern thoughts; Scandinavian model; China

參考文獻

中文部分

- 竹內好著，孫歌編，李東木、趙京華、孫歌譯，*近代的超克*（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5年），頁243。
- 李秀石（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日本室主任），「解讀日本『新福田主義』」，*國際問題論壇*（上海），秋季號（2008年），頁28~38。
- 杉浦明平著，*創價學會——民眾的運動*（東京：第三文明社，2002年）（日文）。
- 紀廷許（現任北京旅遊學院日語旅遊文化系主任等職），*現代日本社會與社會思潮*（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年），頁2。
- 約翰・道爾（John W. Dower）著，胡博譯，*擁抱戰敗*（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年），頁12。
- 夏立平，「論新世紀中美日三邊關係」，牛軍主編，*中國外交卷*（香港：和平圖書有限公司，2006年7月），頁368；該文原載於*太平洋學報* 2004年第1期（該文於2004年完成，收錄於2006*中國外交卷*一書）。
- 鶴見俊輔著，邱振瑞譯，*戰爭時期日本精神史 1931-1945*（台北：行人出版社，2008年），頁237。

日文部分

- 上野有也，「第5章・人道支援と平和構築」，收錄於池尾靖志編著，*平和学をつくる*（日本：晃洋書房，2009年）。

英文部分

- Ikedo, et al., Josuke (eds.), "Is There a Japanese IR?: Seeking an Academic Bridge through Japan's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frasian Centre for Peace and Development Studies*, Research Series 5 (Otsu City: Ryukoku University, 2008).
- Ikegami, Masako, "Japan's Defense Policy under Challenge of Volatile Northeast Asian Security," *Washington Japanese Women's Network* (Stockholm: Stockholm University, 2005), mimeo.
- Ikegami, Masako, "Asia in Global Security," a paper prepared for the SIRRI 40th Anniversary, "Global Powers, Global Threats," Stockholm, December 13, 2006, mimeo.
- Ikegami, Masako, "China's grand strategy of 'peaceful rise'-A prelude to a new Cold War," in Hsin-hung Michael Hsiao and Cheng-yi Lin, *Rise of China: Beijing's Strategies and Implications for the Asia-Pacific* (London: Routledge, 2009), pp. 21~54.
- Tokita-Tanabe, Yumiko, "Development as Hope: Towards Ecology of Lif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Reframing Development: Post-development, Globalization, and the Human Condition, Osaka, April 8-10, 2009.

網路部分

「和平研究所廣島大學科學專題討論會」，<http://home.hiroshima-u.ac.jp/heiwa/esympo.html>，2009.03.23 查閱。

Masako Ikegami, Policy Expert Member, http://www.gpi-japan.net/english/2007/10/masako_ikegami_policy_expert_m.html，2009.03.23 查閱。

中山大學「東亞人文講座」，雅子教授發表兩場演說，“Modern Nation-State Building in Asia: A Hint to avert a National Crisis of Taiwan”（2007.12.20）及“The Risk of a Cross-Strait Conflict and the International Role for Conflict Prevention”（2007.12.24）；網址：<http://humanitiescenter.nsysu.edu.tw/conference2007.php>，2009.03.23 查閱。

內藤康，劉樟譯，「中國崛起與中日關係」，三位日本學者深談「日本人眼中的中國崛起」：http://bbs.tiexue.net/post2_3243814_1.html；原文引自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世紀中國網站。

公明黨，百度百科，網址：<http://baike.baidu.com/view/789551.htm>。

公明黨官方網頁，網址：<http://www.komei.or.jp/>。

日本加入聯合國申請函，雲程譯，“Japan’s Application for U.N. membership”，網址：<http://tw.myblog.yahoo.com/jw!d6hnhe6aHxhzQj85exApw7mbw--/article?mid=6587>，2009.03.23 查閱。

吉本隆明，<http://www.shinchosha.co.jp/writer/3256/> 及 <http://ehescbook.com/shinteki.html>，2009.03.23 查閱。

佚名，「北歐競爭力驚艷 平等協商包容」，2007 年 6 月 11 日，網址：<http://tw.myblog.yahoo.com/jw!y5.o5HSQFRmJsjaxfB1tkM-/article?mid=3101>，2009.03.23 查閱。

佚名，「創價學會的歷史——在日本展開的草根運動」，<http://sokaissues.info/ch-gb/split-gb.html>，2009.03.23 查閱。

佚名，「創價學會與日蓮正宗的分裂」，創價學會－爭議背後的真相，網址：<http://sokaissues.info/ch-gb/split-gb.html>，2009.03.23 查閱。

金熙德，「日本聯合國外交的定位與演變」，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北京），2005，網址：<http://ijs.cass.cn/files/geren/jinxdrblhgwj.htm>，2009.03.23 查閱；原文載於世界經濟與政治（2005 年第 5 期）。

金熙德，「西方關注中日關係」，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北京），2003，http://bic.cass.cn/info/Arcitle_Show.asp?ID=2130&Title=西方關注中日關係，2009.03.23 查閱。

高大偉（David Gosset），晏陽譯，「21 世紀：一個有中國特色的世紀」，亞洲時報在線（上海），2007，http://www.atchinese.com/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42229&Itemid=110，2009.03.23 查閱。

國際創價學會中文官方網站，網址：http://sgichn.org/cht/resources/resources_cht.html，2009.03.23 查閱及英文官網，網址：<http://www.sgi.org/>，2009.03.23 查閱。

創價大學，維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8%9B%E4%BB%B7%E5%A4%A7%E5%AD%A6>，2009.03.23 查閱。

劉姪楠編輯，韓軒、鄭晴、李嫻、周勸報導，「日本擔心中國崛起負面影響 韓國提倡中國機會論」，國際先驅導報，2006，網址：http://bbs.tiexue.net/post2_3243814_1.html。

關山，「北歐四國社會模式的見聞與思考」，炎黃春秋（北京），2007 年第 7 期，頁 2。
網址：http://qkzz.net/magazine/1003-1170/2007/07/1404420_2.htm，2009.03.23 查閱。

鶴見俊輔，http://www.ylib.com/search/autri_show.asp?BookNo=2F322，2009.03.23 查閱
與 <http://ja.wikipedia.org/wiki/%E9%B6%B4%E8%A6%8B%E4%BF%8A%E8%BC%94>，2009.03.23 查閱。

「1992 年 6 月 15 日 日本通過派遣維和部隊法案」，中華網（北京），網址：http://news.china.com/zh_cn/history/photos/11025921/20050614/12401531.html，2009.03.23 查閱。

淡江大學－教育部 96 學年度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劃，國際研究學院主辦，「辦理名師講座－歐盟與東北亞關係」，96 年 12 月 19 日，網址：<http://72.14.235.132/search?q=cache:wO5GBOFjNoYJ:excellent.tku.edu.tw/upload/planresult/20080526100746-961219.doc+%E6%B1%A0%E4%B8%8A%E9%9B%85%E5%AD%90&hl=zh-TW&ct=clnk&cd=3&gl=tw>，2009.03.23 查閱。

英國媒體 BBC，「日本先遣部隊赴伊提供支援」，BBC online，2004 年 1 月 16 日 21:32 發布，網址：http://news.bbc.co.uk/hi/chinese/news/newsid_3401000/34018872.stm，2009.03.23 查閱。

龐中英，「人民觀察：日本的外交之變」，人民網（北京），2004 年 2 月 11 日，國際版，網址：<http://french.2007afdb.org/BIG5/news/7203/7204/2330842.html>，2009.03.23 查閱。

吳心伯，「東亞：呼喚新的安全結構」，世界知識（北京），第 4 期（2004 年 4 月），頁 1，網址：<http://qkzz.net/magazine/0583-0176/2004/04/110814.htm>，2009.03.23 查閱。

「鮑威爾：日本要成為常任理事國應先修改憲法」，人民網（北京），2004 年 8 月 13 日，網址：<http://french.2007afdb.org/BIG5/guoji/1029/2707886.html>，2009.03.23 查閱。

「澳門日報：新防衛大綱暴露日本軍事野心」，2004 年 12 月 13 日，網址：<http://french.2007afdb.org/BIG5/guoji/41219/3051414.html>，2009.03.23 查閱，原文轉引自澳門日報社論。

「訪北大教授徐勇：日本沒資格成為常任理事國」，新浪新聞中心（北京），2005 年 3 月 31 日，南方週刊人物專訪，網址：<http://news.sina.com.cn/c/2005-03-31/19516254307.shtml>，2009.03.23 查閱。

李敬臣，「日本入常首先要返常」，反對日本成為常任理事國專題，新華網（北京），2005 年 5 月 8 日，網址：<http://news.sina.com.cn/s/2005-05-08/15425831220s.shtml>，2009.03.23 查閱，原文載於半月談。

「2006 年日本創價學會青年代表團訪華專題報導」，新浪網（北京）2006 年 7 月 21 日-28 日，網址：http://vweb.youth.cn/cms/2006/2006news/06cjxhqnfh/zxbd/200607/t20060725_343996.htm，2009.03.23 查閱。

「美國時代封面文章：中國將和平崛起（全文）」，新浪（北京），全球新聞，2007 年 1 月 21 日，<http://gb.news.sina.com/w/2007-01-22/112712104834.shtml>，2009.03.23 查閱。

曾沂菱編譯，「六方會談北韓承諾凍核，日本反應冷拿人質問題掛勾」，Now News，2007/02/14，國際版，<http://gb.nownews.com:6060/2007/02/14/91-2055613.htm>，2009.03.23 查閱。

池上雅子簡介，全球政策倡議，2007，http://www.gpi-japan.net/japanese/2007/07/ikegami_masako.html，2009.03.23 查閱。

沈明室，「新福田主義未來發展與影響」，青年日報（台北），2007 年 10 月 10 日第 4 版，網址：<http://www.youth.com.tw/db/epaper/es001001/m970514-i.htm>。

歸勇濤，「試析日本在人道主義干涉問題上的立場—摘要」，國際政治研究（北京），第 1 期（2008 年 1 月），網址：<http://www.cqvip.com/QK/82189X/2008001/26644555.html>，2009.03.23 查閱。

「日本・2000 年中斷至今・中日恢復人權對話」，星洲日報（新加坡），2008 年 5 月 8 日，國際版，網址：<http://www.sinchew.com.my/node/65098>，2009.03.23 查閱。

「創價學會為中國捐獻三千萬日元以作賑災之用」，2008 年 5 月 15 日，新聞引自國際創價學會中文官方網站：<http://sgichn.org/cht/resources/press080515-cht.html>，2009.03.23 查閱。

「池田會長於第三屆世界中國學論壇發表書面演講」，2008 年 9 月 8 日，（<http://sgichn.org/works/cht/activity2008/080908.html>，2009.03.23 查閱），資料來源：2008 年 9 月 11 日聖教新聞和 9 月 30 日台灣創價學會刊物和樂新聞。池田大作演講全文，<http://sgichn.org/works/cht/others/chinastudy-cht.html>，2009.03.23 查閱。

「北歐問題研究會」，<http://baltoscandinavia.blog85.fc2.com/>，2009.03.23 查閱。

創價學會，<http://www.sokanet.jp/sg/sn/index.html>，2009.03.23 查閱。

日本國際交流基金會亞洲中心，台灣公益資訊中心，<http://www.npo.org.tw/NPOInfo/index3-4h.asp>，2009.03.23 查閱。

訪談部分

孫歌訪談，訪談地點：北京寓所，時間：02/01/2009。

葛兆光訪談，訪談地點：復旦研究室（2807 室），時間：06/01/2009。